

秦似文集

杂文●散文(一)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秦似文集

杂文○散文（一）

于下列日期前



秦似文集
散文（一）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3.25印张 插页6 310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435-1589-X/G·1232 定价：7.60元

（桂）新登字05号



秦 似同志（1984年8月于云南石林）



1944年2月西南剧展剧评组同仁于桂林合影（左起第一排第一人秦似，第四人孟超，第五人华嘉；第二排第三人韩北屏，第四人田汉；后排左起为音乐家张曙及其女儿，父女不久死于日机轰炸）



1940—1943年在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



秦似和作家骆宾基（右一）、名作家茅盾（中）合影（1974年）

《秦似文集》编辑说明

一、作家秦似生前的作品有杂文、散文、古体诗词、戏剧、电影剧作、翻译小说以及篇幅大小不一的学术论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文笔清新，向为读者所称颂。其杂文、散文，在四十年代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国，颂扬新生事物，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满怀激情讴歌共产党，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反映了时代的新思想新面貌。秦似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我社本着为祖国积累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编辑出版这套《秦似文集》。

二、文集收入了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分四卷出版：《杂文·散文》（一），《杂文·散文》（二），是作家在四十年代到逝世前已公开出版或在期刊刊登的杂文、散文的荟萃，其中有三联书店1981年5月出版的《秦似杂文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秦似杂文散文的思想和风格；第三卷是《诗词·诗论》，其中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两间居诗词丛话》，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古体诗词；第四卷为《学术论著》，收入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现代诗韵》、在《语文园地》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汉语词族研究》，以及语文教学、音韵学等方面的论述。

三、文集选收的作品、文章、论著，力求反映作家各个时期的思想及主要的创作成就；各卷的文章、作品大致按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原已成书的放在前面，散篇则结集其后。有些文章、作品、手稿，因篇幅关系未予收入。已收入的文章、作品，除个别错漏字句作技术性修正外，均不作任何改动。

四、感谢三联书店、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及广西人民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使上述著作得以完整地收入本集。作家的爱人陈翰新、女儿王小莘，作家的助手杨东甫、亲友、学生以及广西文联的同志，为搜集作家的文章、书稿不遗余力，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王小莘同志还参加了部分整理工作。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五、张谷同志承担了文集的整理工作，各卷有关作品、论述的注释，都是由他认真查证之后撰写的，有助于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

六、夏衍同志撰写的《悼秦似》（代序），情真意切，概要地介绍了作家秦似的主要经历及其创作道路，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在现代文坛上曾光芒闪烁的一颗星星。

七、本文集各卷的责任编辑是：夏日炎《杂文·散文》（一），谢纪智《杂文·散文》（二），颜开《诗词·诗论》，郑妙昌、蒙子良《学术论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0年9月20日

悼 秦 似

——代序——

夏 衍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生就有死，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但是，一个共过患难的朋友突然去世，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许多事可做和能做的人死了，就难免会有出自内心的悲痛。1986年3月，聂绀弩同志去世，闻讯之时，真有一种“痛彻乾坤此一悲”之感。这位和我有过半个世纪以上交谊的一代才人的长逝，于私于公，都是难以补偿的损失。他1978年从山西监狱获释回到北京之后，就一直身患重病。1985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病入膏肓，扭曲着身体躺在床上，连讲话也困难了，他强作微笑对我说：“不行了，可是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写完。”告别的时候和他握手，他的手冰凉，一点气力也没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此这一年3月26日上午周颖同志打电话把噩耗告诉我的时候，只说“今天清晨老聂去世了，告诉你一下，请你不要难过。”语气是平静的，显然她也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这之后不久，秦似的死，那就感到太突然了。就在4月7日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向绀弩遗体告别的时候，在大门口碰到了秦似，尽管面带愁容，但看来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我对他说：“1940年在桂林办《野草》的5个人，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两个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话：“过几天我来看你。”谁能料到，他再也不能来看我了！

5天之后，周颖告诉我：“秦似病了，开头很严重，后来吃

了几服中药，很见效，明天就回广西，要我转告你，这次不能来看你了。”我放了心，编《野草》的5个人中他最年轻，总不会走在我的前面吧。

实在太意外了，7月上旬，突然接到陈翰新同志的一份电报，6个字：“秦似病危，特告”，第二天，又收到一份她的加急电报：“秦似逝世。”这样，《野草》同人只剩下我一个了。

从1939年起，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全社只有20几个人，经费短缺，来稿一律不付稿费，但当时桂林是大后方的“文化城”，愿义务撰稿的人不少。由于这是一张四开小报，篇幅有限，所以超过2000字的文章，即使写得很好，往往也只能割爱，因此，孟超就向我建议，是否可以办一份以杂文为主的杂志。这件事酝酿了好久，主要的难题是办杂志得有一个专职的编辑。孟超很积极，写杂文也很出色，但他自己说散漫惯了，不能静下心来当编辑，于是我才想起了秦似。他是本地人，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给《救亡日报》写稿，有一股朝气，所以一谈他就欣然同意了。“野草社”是一个松散的同人社，一共5个人，即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和我，这5个人中云彬年纪最大，当年43岁；其次是我，整40岁；绀弩比我小3岁，也才37岁；再其次是孟超，而秦似则还是20刚出头的“小青年”，新生之犊，什么困难也不怕，所以第一次碰头会上，当我们把组稿、跑印刷厂、联系发行之类的事务工作都推给他的时候，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云彬、绀弩、孟超，我在二三十年代初就认识了，都是写杂文的好手，只有秦似，是因为他经常向《救亡日报》撰稿，还写信给我对副刊的版面提意见，我在报上登启事约他见面，他从桂南某一个小县来桂林后才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这样他就成了《野草》这份小刊物的台柱。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他写的《野草月刊发刊语》，更觉得这样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出自一个22岁青年人

之手，实在是很难得的。

1940年是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德日意法西斯气焰嚣张，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汪精卫投降日本，搞了个傀儡政府。与此呼应，重庆、昆明的亲法西斯分子又办了一份《战国策》，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说什么：“权力意志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写杂文的题材实在是太多了。绀弩和云彬早在30年代就写过不少可以传世的杂文，孟超和我虽然也写过一些，但不能和他们两位相比，至于秦似，他开头是写诗的，抗战之后才写杂文，算是一个新手。但是面对可斥、可骂、可笑的世态，大家就有了一个用杂文来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战斗的共同意志。我们5个人写文章也没有具体的分工。宋云彬是史学和文字学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气节感，他写的《谈气节》、《检陶、贬庾、呵周》（陶渊明、庾子山、周作人）等等，今天读来还是掷地有金石声的名文；绀弩读过许多古籍，留学过苏联，可以说是博古通今，他30年代在《自由谈》写杂文，仿鲁迅笔法，可以乱真，他在《野草》上写得最多，也最精采，他为《野草》写的《韩康的药店》，更是传诵一时；孟超是杂家，写过小说、剧本，但他在《野草》上写的则都是针砭时事的杂文；我当时主编《救亡日报》，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所以除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散文《旧家的火葬》外，可能是写得最少的一个；而最年轻的秦似，则既管杂事，又写文章，几乎每期都写，他扭住《战国策》的那批“名教授”们不放，穷追猛打，一批到底。

1941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我被迫离开桂林，到了香港，但《野草》还是继续出版。秦似在“文革”后的1978年写过一篇《回忆野草》，他说：“尽管雨横风狂，波浪翻滚，这棵小草还是压不住的，依然是屹立在一片败墙倒屋之中。”他坚持下来，直到1942年秋，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为止。

《野草》停刊了4年，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1946年第2次国共合作破裂，我们5个人又因工作关系先后在香港不期而遇，于是这个小刊物又以丛刊的形式在香港复刊，这在当时的香港也是唯一一份杂文刊物。当时，又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人民解放军转守为攻，势如破竹；反动派依靠“美援”作困兽之斗，官僚财阀们“下野”、“出洋”，垂死之前大发国难财。《野草》同人就以打落水狗的精神，对这些魔鬼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野草》丛刊在香港出了12期，终于遭到港英当局的封禁。这段时期秦似除了负责《野草》的编辑之外，还在《华商报》副刊上撰稿，后来还在《文汇报》担任一个专栏的编辑。到1949年春，他才离开香港，到华南解放区去工作，当时我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为他写了给方方和尹林平的介绍信。他临行前的那种欢欣振奋之情，在我心中还是记忆犹新。

全国解放前后，《野草》同人相继离开了香港。宋云彬走得最早，他是参加了“民盟”的代表会议之后，就去了华北解放区。我于1949年5月回到北平，接着就随“四野”大军南下，回到上海。绀弩走得较晚，大概是为了参加同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才回到北平的，但是由于他当时是香港《文汇报》的主笔，所以不久又回到了香港。从此5个人各奔东西，大家都忙，互不通问。秦似在广东当了《南方日报》的编辑，也是这一年冬天，从一则新华社的消息中才知道的。这之后过了两年，周钢鸣告诉我，说解放初期他和秦似在广州正工作得很上劲，可是张云逸同志因为他们都是广西人，“用组织命令把他们调到了广西，可是回到老家，倒反而工作很不顺手”，问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回上海工作？我不了解他所说的“不顺手”的原因，就没有给他回信。

1957年之后，参加过《野草》的5个人都交上了华盖运。宋云彬、聂绀弩都被划成了“右派”。我两次成了“重点帮助对象”，但因得到陈毅同志的“保护”，幸免于难。1958年冬我到桂林，

才知道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秦似也曾“在党报上公开批判”，受到了“撤销行政职务”和降级的处分。

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中，云彬在浙江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由于他秉性耿直，又是浙江本地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某些领导人歧视知识分子和随意破坏文物讲了一些“不入耳之言”，就和当时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同时被黜，罪名是“地方主义分子”。秦似是广西人，是不是也有“地方主义”思想呢？我后来看了一些批判他的文章，才知道给他戴的不是“地方主义”而是一顶“没有在解放区受过锻炼的”“香港派”的帽子！这之后他改了行，当了讲师，很少写文章了。我和他见过几次，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一点内心的委屈，还是很乐观，工作也很积极。直到1980年我看到他写的一篇谈李商隐的《锦瑟》的文章，才隐约地察知了他一直不愿告人的隐痛。这篇文章中说：“李商隐在《锦瑟》里，到底‘自伤’些什么呢？这是比较易于明白的，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两党的封建势力派系斗争的夹缝之中，在政治上一直感到失望和苦闷，他的‘自伤’正在于此。”文章中还引用了《一瓢诗话》中的一段话：“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诗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秦似在这里终于点了题，他说：“无端等于说没来由也，就是说有点莫名其妙。”在这里，“无端”是个双关语，作者伤叹自己白白活了快50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端”的事，实在太多，因无端而自伤自艾，白白地浪费年华的事，也实在太多了！读了他在80年代写的这篇文章，我也“确有悟入”，只能掩卷长叹了。

今天，7月10日，正是秦似逝世的一周年。办《野草》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了。让一个比他大17岁的人来写这样的悼念文章，实在是太寂寞、太可悲了。

1987.7.10于北京

目 录

作家二例.....	(1)
谈文化界的“紊乱”	(5)
张献李闯.....	(8)
画“逍遥”相.....	(11)
“飞机的用途”补遗.....	(14)
附：飞机的用途.....	(16)
幽默大师归国谈片的余兴.....	(18)
谣言三态.....	(21)
由发掘汉墓想起.....	(24)
“民族形式”旁谈.....	(26)
不须置答的答话.....	(30)
《野草》月刊发刊语.....	(32)
这便是憎恶.....	(35)
从《野草》说开去.....	(39)
人语与鬼话.....	(41)
国际随笔.....	(45)
“女性应该安于生物的平等”论.....	(49)
荆棘录.....	(54)
作品与时代.....	(54)
“把船头掉转”	(55)
策士的面目.....	(56)
“伟大的捕风”	(56)
纵横难通.....	(57)

娉壤福地·····	(58)
用文之地·····	(58)
岁末纪事·····	(60)
看马戏·····	(64)
《野草》一卷编后·····	(67)
“女子能力不及男子”论·····	(68)
“挽狂澜于既倒”·····	(72)
琐 话·····	(75)
女子·圣人·革命·····	(77)
男女与职业·····	(80)
看书随感·····	(82)
谈黄花节·····	(86)
《感觉的音响》题记·····	(90)
多余的感慨·····	(92)
《立此存照》以后·····	(95)
不同的利弊·····	(100)
恶 梦·····	(103)
观察家的透视·····	(105)
故意的混淆·····	(108)
为着谁——我们让血? ·····	(111)
关于国际青年反法西斯蒂·····	(115)
我的信仰·····	(118)
不能缄默·····	(123)
附：读《不能缄默》之后·····	(127)
怀 念·····	(129)
为一匹兽而作·····	(132)
急事闲谈·····	(133)
附：老实话? 风凉话? ·····	(135)

恶魔与“疯狗”	(139)
还是旧调子	(143)
清谈与漫话	(146)
严嵩的家产	(150)
隋那以后	(151)
谈 蝗	(154)
剪灯碎语之一	(156)
《野草》两年小志	(160)
剪灯碎语之二	(164)
写在冬寒之夜	(170)
“版权所有”？	(176)
谈翻译	(177)
战神底欢笑	(179)
指环的贬值	(181)
剪灯碎语之三	(186)
送 灶	(189)
在春天里	(191)
“生意经”一窝	(198)
哀纳粹魂	(201)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	(203)
人们会记住玛德里	(210)
林语堂和爱因斯坦和中国道家所谓“气”	(212)
祈雨和掘水	(217)
儿童节的感想	(221)
国文和国是	(224)
吃草和“宪法”	(227)
暴露了谁？	(230)
掉一个方向试试看	(233)

“国体明徵”	(236)
本末之辨	(238)
论骗术	(239)
垂钓之道	(240)
想起了张奚若	(242)
拆除“忠灵塔”	(243)
童年回忆	(245)
未淡的血痕	(247)
第一签解	(248)
高原上的云雀	(249)
吻潮微语	(257)
父亲奖	(257)
狗的出超	(257)
“上海好不好”	(258)
谈“悲剧”	(259)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爱国者	(259)
比丹麦	(260)
“误会”	(261)
从造谣到缄默	(261)
想起了花袭人	(262)
胜利吉普和追车的人们	(264)
漂白粉考	(265)
关于灵魂证实	(268)
罗斯福之女敌	(270)
争生存的巨浪	(271)
死了的逻辑	(273)
香港所感	(276)
非眷莫问	(279)